如

玉





宁夏革命运动的代表——杜润芝

杜润芝,原名杜自生,1903年11月3日出生于陕西米脂县城关张米脂沟一个富户之家。1921年杜润芝考入榆林中学,和刘志丹同学。上学期间,他与贫寒同学 相处密切,积极参加校内进步活动。1924年,杜润芝在校因学生纠纷,被校方责令退学,后经族侄杜斌丞资助到北京大学文科预科部学习。1933年4月4日,杜润芝 在汪家坪被残酷杀害,年仅30岁



早期革命活动

1925年秋,杜润芝在北大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被选为陕西旅平学生联合会 负责人。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他带 领学生与反动军警英勇搏斗,深受同学 敬重。1928年他任中共北平市委领导成 员。在白色恐怖中,杜润芝奔走于各大 学和门头沟工矿区,恢复和发展遭到敌 人破坏的党组织,惩治叛徒,不避风险。

1930年7月,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 严重破坏,杜润芝身份暴露。8月,奉中 共北方局委派到宁夏开展党的工作,任 宁夏特派员。杜润芝来宁时,途经陕北, 经联系,陕北党组织派马汉文、赵子元、 高锦尚等共产党员来宁协助他工作。在 杜润芝来宁前,陕北特委曾于1929年派 张德生来宁考察形势,在宁夏中学同陕北 籍教师黄执中等人建立联系。经黄执中等 人介绍,宁中校长徐宗儒陆续聘请了从 北大毕业的杜立亭等人来宁中任教,并 由杜立亭代理教务主任。杜立亭当时思 想进步,倾向革命,和杜润芝是同乡、校 友,且都是杜斌丞的学生;通过杜立亭的 举荐,杜润芝来到宁中担任伦理课教师, 同时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领导宁中学潮

宁夏中学是当时省城的最高学府。 杜润芝到宁中后,讲课比较生动、活泼,又 常常联系实际,抨击时弊,启发学生的思想 觉悟,很受学生欢迎。杜润芝、邬逸民等经 常深入到学生中去,在交谈中掌握了学生 的思想情况和进步学生中的骨干力量。他 们把共青团员孙殿才、李天才和进步学生 梁大均等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又通过这些 同志联系了更多的进步教师和学生。

1930年秋,由于校长徐宗儒发放学 生津贴不公,引起大部分师生不满。他 们多次向校长提出质问,校方不予解决, 反而将带头质问的学生梁大均、杨生连、 张韶翎以"违反校规"的罪名挂牌开除。 梁大均等不服,气愤地将牌子砸了。在 徐宗儒的指使下,以郝文元为首的一些 落后学生,同以梁大均为代表的进步力 量,先是争执、辩论,进而发展为对骂、斗殴, 斗争出现白热化。面对这种局面,杜润芝 和其他党员及时分析形势,认为这一事 态的发展根源在于学校的当权者,可以 借这个机会,发动学生,将学校的领导权 夺到进步分子手中。杜润芝等人经过和 进步学生商议后,公开揭露了徐宗儒发 放津贴不公、袒护落后学生等错误行 径。杜润芝还指示孙殿才、李天才、梁大均 等贴出了"驱逐绅士徐宗儒""拥护杜立亭

当校长"的标语。这一行动得到广大师 生的支持和响应,最后形成全校罢课。 学生们积极组织演讲会,到处张贴标语, 吓得徐宗儒不敢到校。宁中学潮使反动 当局非常震惊,他们派警察包围了学校, 并按徐宗儒提供的名单,抓捕了20多名 学潮骨干。宁夏当局大批逮捕学生,更 激起进步师生的愤怒。

为了营救被捕学生,争取斗争的胜 利,杜润芝挺身而出,和其他党员一起发 动组织各班学生,走上街头游行,高呼口 号,张贴"罢免校长徐宗儒""抗议当局非 法逮捕学生"等标语。学潮越闹越大,轰 动了整个宁夏城。在社会舆论压迫下,当 局被迫答应了学生要求,免去了徐宗儒的 校长职务,同时委任杜立亭为宁中校长, 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学校组织学生到 警察局将被捕的学生迎接回校。这次学 潮以夺得学校领导权、保护了新生力量、 打击了落后势力而获得最后胜利。

开展兵运被捕

1930年夏秋之际,军阀马仲英趁蒋、 冯、阎中原大战之机,从山东泰安马鸿逵 部重返宁夏,企图重整旧部,东山再起。 马鸿宾对其返宁进行暗中监视,严密防 范,但表面上仍授以教导大队长头衔。 经人介绍,马仲英和杜润芝、杜立亭建立 了私人关系。杜润芝当即抓住时机,利 用宁夏驻军的内部矛盾积极开展兵运工 作。他通过关系把党员高立仁(原名 高锦尚)秘密派往教导大队任教官。又 通过高立仁的关系,动员梁大均、杨生连、 张韶翎、张振东等20多名青年学生参加 了教导大队,目的在于建立一支党控制 的武装。同时又派李天才到中卫联络青 年学生刘成栋、张曦等10余人和马仲英 旧部马谦的部分驻军,随马仲英起事。 同年10月间,马鸿宾发现了马仲英和宁 中师生结合、准备"谋反"的行动,立即准 备下手。马仲英闻讯后,急率教导大队逃 离银川,到中卫后约了马谦旧部和李天才 等一批青年学生,共1000余人奔往河西 走廊一带。梁大均、李天才等随队前往。

马鸿宾通过杜润芝、杜立亭支持宁 中学潮并支持马仲英反叛这两件事,认 为杜润芝等是共产党,因而加紧了对他 们的监视。1930年冬天,国民党宁夏省 党部科长龙正威检查了陕北安边小学教 师王鼎三给杜润芝的来信,发现信中有 "当今豺狼当道,荆棘遍地,我兄何不效 朱、毛快刀斩乱麻手段,扫罄西北"等 语。马鸿宾便以"和共产党来往"的罪 名,将杜润芝、杜立亭逮捕,并解聘了在 宁中任教的陕北教师赵子元、马汉文等。

随即,宁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了 杜润芝等人。首席检察官提出公诉,认 为王鼎三的信非同一般,是共产党的号 召,并说,杜润芝在教学中散布赤色思 想,又煽动无知青年闹学潮,实属共党分 子。地下党员邬逸民以辩护人的身份质 问检察官:"众人意为贤,而汝以为恶,是 何居心?"杜润芝面对法庭提问,也泰然 处之,侃侃而谈。他利用自己渊博的学 识,惊人的记忆力,有理有节地反驳敌 人,为自己辩解。敌人不知所云,理屈词 穷,当众出丑,不时引起哄堂大笑。在十 分难堪的局面中,只好宣布休庭。宁夏 当局找不到证据,又加杨虎成将军的高 参杜斌丞来电营救,37天后,杜立亭即被 释放,杜润芝却仍被关押在狱中。

策划武装暴动

1931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派张德生 第三次来宁。张德生设法到狱中和杜润芝 会面,向他传达了陕北特委的指示,共同 研究了宁夏的局势,确定在宁夏开展武 装斗争。经杜润芝介绍,张德生与刘梅村 建立了联系。在杜润芝的领导下又恢复 了党的工作。

张德生、刘梅村利用杜润芝在宁夏 中学已有的工作基础,继续在青年学生 中开展工作。这时,马仲英在酒泉失败 逃到新疆,梁大均、李天才脱离马部返回 宁夏,以师生关系到狱中探望杜润芝。 他们一起分析了全国及宁夏的形势后, 并确定李天才回家乡中宁县策动地方驻 军起义,梁大均负责做马鸿宾部队和其 他杂牌军的策反工作,待机组织武装暴 动,建立革命政权。

在杜润芝和张德生的领导下,梁大均 在银川首先联络了原宁夏中学参加过学 潮的李广成、李振邦、张琪、杜学义等一 批学友。他们秘密成立了"宁夏救国军 总指挥部",以杜培英(暗指杜润芝)为总 司令,刻制了印章,印制了委任状,拟定 了各路官职的军衔。他们经常在梁大均 的组织下,聚集在学校门前的文庙里议 事。在一次聚会时,大家买了一只鸡,边 吃边议事,最后只剩下鸡头,大家提议让 梁大均吃了当头,有人还打趣地说:"咱们 就是'鸡头会'。"后来,有人告密,说他们 是"鸡头会造反"。他们在银川城里联络 了修械所里的工人,在银北联络了地方武 装梁韶武,还联络了驻扎在银川东郊掌政 桥的一个骑兵连和驻扎在银川小南门的 一个排,并决定在小南门发起暴动,控制 银川。他们又到金积、灵武联络了驻军军 官朱榜科。有强烈爱国意识的朱榜科,坚 决支持反马暴动。梁大均以代总司令任 命朱榜科为旅长,负责金积、灵武两地,密 切配合银川"小南门兵变"。

李天才按照杜润芝的指示回到中 宁,联络了宁安堡驻军特务营机枪连连 长孙天才。他俩是同乡、同学。孙天才是 原中卫县护路队中队长。1931年,马鸿宾 为扩充实力,把护路队编入了他们的正 规军。孙天才答应时机成熟时,脱离马 部,另谋出路。随后,李天才又找到原西 路护路大队大队长张自箴。张自箴在大 革命时期是恩和高小的校长,曾发动师 生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活动。他的学生 张子华、孙殿才于1930年在北平加入中 国共产党,常给他来信。1931年后,马鸿宾 将张自箴所率的护路队编为正规军,并 拟授以营长职务。张自箴同情革命,认 为宁夏人民长期受马家封建势力的压迫, 马家军既有回汉隔阂,又无发展前途,因 此,他不愿为马家效力,没有接受营长职 务,称病在家休养。李天才与张自箴进行 了多次交谈,他表示完全支持反马兵 暴。李天才返回宁夏,将情况向仍在狱 中的杜润芝汇报后,杜润芝授予张自箴 旅长之职。

1931年1月,马鸿宾被任命为甘肃 省政府委员并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 冯玉祥利用甘肃省各派势力的矛盾,策 动他的旧部雷中田倒马,在兰州扣押了 马鸿宾。为了解救马鸿宾,马鸿宾主力 新编第七师由冶成章率领开往甘肃。于 是,甘肃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而宁夏防务 却一时空虚。在狱中的杜润芝得知这一 情况后,认为应该利用这一时机,抓紧组 织宁夏武装暴动。在此基础上,杜润芝 等以"抗日救国西北军"的名义,正式颁 布了旅、团两级委任状,并计划在12月 23日夜举行暴动。宁安堡是宁夏川区的 门户,历来是兵家重地。杜润芝等决定, 这次兵暴首先从宁安堡驻军孙天才所在 的特务营开始。李天才接受任务后,秘

密来到宁安堡,住在特务营孙天才的机 枪连内,秘密和外线张自箴联系,约定了 起事时间,制定了行动计划。

12月23日夜二更时分,李天才、孙进朝、 万连举等在中宁县南河桥外集合了恩和、 鸣沙、长滩等处来的壮勇100多人,作了 简要动员后,迅速摸进特务营夺取枪支。 但因内线人员、一连连长梁生海记错约定 日期,误认为杂牌军闯入,持枪阻拦,一连 一排长首先惊醒,开枪打死了首先摸进连 部的长滩壮勇李绪娃。枪声惊动了营长 杨寿堂,他立即组织警戒和抵抗,将入营 队伍打退,李天才、孙天才、孙进朝等人被 抓。李天才被押送到银川,关在宁夏监 狱;孙天才被押在营部,后降为排长;孙进朝 受尽酷刑,死于特务营。

李天才等宁安堡发动的兵变失败后, 梁大均等人决定在银川再次发动兵变。由 于他们的行动被反动学生告密,当梁大均 派李振邦等人按约定计划到掌政桥取枪和 联系起义部队时,敌人已把这个连的枪支 收缴,并将有关人员看管起来。此时银川 城四门关闭,满城捉拿"鸡头会"造反人 员。李玉柱、王子仁、梁韶武、石万寿等人 被捕入狱。梁大均、杜学义从小南门化装 出城。预定的"小南门兵变"也告失败。

组织靖远兵暴

因国民党宁夏当局未查出杜润芝领 导策划宁夏武装起义的证据,所以在查 处此案时杜润芝未受到牵涉。1932年 初,马鸿宾获释由兰州返回宁夏,李天才 等人被宽释出狱。同年4月,杜润芝经 杜斌丞、焦义堂等营救,获释出狱,应 谢子长的邀请,赴甘肃靖远县王子元部 组织兵暴,和李天才一同离宁前往。不 久,杜润芝介绍李天才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同年8月,杜润芝、李天才在兰州搞 到一批武器弹药,用羊皮筏子从黄河运 到靖远县内,和孙作宾、王儒林会合,按 照陕西省委的指示,在靖远水泉乡打起 红旗,组成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 张东皎分别任正副指挥,杜润芝先任参 谋长,后任政委兼参谋长,转战于靖远、 海原一带。由于他们打游击战的经验不 多,策略不当,死打硬拼,在敌强我弱的情 况下,队伍最后被打光,张东皎不幸牺牲, 兵暴遭到失败。杜润芝、谢子长、孙作宾 离开甘肃前往陕西省委汇报请示工作。 之后,杜润芝担任了中共陕西省委委员、 军事部长。不久,受到执行"左"倾路线 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革命)的排 斥,被撤消了军事部长职务,派去巡视在 陕南坚持革命斗争的红二十九军。

壮烈牺牲马儿岩

1933年4月1日,混进红二十九军内 部的反动"神团"头子张正万等人,趁该军 大部分兵力赴外线作战之际,与内外敌人 相勾结,对驻在西乡县马儿岩的红二十九 军军部发动了突然袭击。在短短三四天 内,马儿岩根据地和军首脑机关悉数被破 坏。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良等35名指战 员不幸遇难。当时,陈浅伦正在军部准备 举行主要干部会议,与会同志尚未到齐, 听到叛军已来袭,立即组织军部人员分成 两路突围。因敌众我寡,杜润芝等同志不 幸被俘,于4日下午,在汪家坪被残酷杀 害。杜润芝就义前,大义凛然,痛斥叛匪 的无耻行径。年仅30岁。

杜润芝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 勇地献身了。他虽然不是宁夏人,也没 有牺牲在宁夏,但他的名字以及他在宁 夏的革命活动将永远铭刻在宁夏人民 (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 集团开始推行积极反共政策。国民 党政府不仅停发八路军薪饷、弹药 和被服等物资,而且动用几十万军 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严密封锁,禁 止粮食、棉花、铁、布匹、食盐等必需 品贸易,扣押、处罚运货商民。一时 间边区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困难,到 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 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 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党中 央从全民族利益和党的事业发展全 局出发,及时批评了"左"倾关门主 义等错误倾向,积极开展反封锁斗 争,采取有效措施破解了国民党的

生产自救,保障供给。1939年2 月,陕甘宁边区经济困难刚显露时, 毛泽东就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发 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 的号召,发动边区军民开展生产运 动。1941年,党中央再次强调必须 走生产自救道路,号召一切部队、机 关、学校自行种粮、种菜、养猪、打 柴、烧炭、发展手工业,达到粮食、办 公用费自给或半自给。针对以个体 经济为基础、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 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央还制定了 一系列具体方针:在公私和军民关 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 方针;在上下级关系上,实行统一领 导、分散经营方针;在组织经济中, 实行合作互助、生产竞赛方针。

中央领导人在大生产运动中 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毛泽东在 杨家岭窑洞下面开垦了一块地,种 上了菜;周恩来带头学习纺线,在 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中被评为 纺线能手;朱德组织一个生产小 组,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门前开垦 了三亩荒地。他们的事迹鼓舞了 广大军民,边区机关、部队、工厂、 学校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 运动。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 泥湾实行军垦屯田,把昔日荒凉之 地变成"粮食堆满仓,麦田翻金浪, 猪牛羊肥壮"的"陕北好江南"。据 统计,1941年边区粮食产量只有 45.6万石,1943年达到181.2万石, 1944年又增至200万石,实现粮食 自给自足并有结余。

精兵简政,节省民力。陕甘宁 边区是当时中国革命中心,这里不 仅汇聚众多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驻扎着留守保卫部队,还吸引了 大量从全国各地前来投身革命的知 识分子。同时,陕甘宁边区也是一 个经济落后、民力有限的地方,数量 庞大的非生产人员远远超过边区负

1941年底,民主人士李鼎铭等在陕甘宁边区第二 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议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实施。1941年12月,边区整编委员 会规定:政府一级各厅、处、院缩减三分之一,八路军留 守兵团转到生产战线。这次精简共裁撤合并机构百余 处,精简人员1598名。1942年6月,边区政务会议通过 《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再次紧缩 机构、裁减人员,充实到县级政府。1942年12月,毛泽东 提出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 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拉开第三次精兵简政序 幕。1944年初,精兵简政基本完成。边区政权系统减 少1.3万人,部队人数降到边区总人数2%以下,农民负 担大为减轻。

稳定金融,抑制通胀。统一战线建立后,为适应全 民抗战需要,陕甘宁边区宣布法币为流通货币,边区银 行仅发行小额光华代价券作为找零辅币。皖南事变后, 边区外援断绝,不得不大量发行自己的货币。1941年2 月,边区银行正式宣布停止法币流通,开始发行边币, 当年就发行2306万元,流通中的货币量激增。由于国 民党封锁,流入物资大量减少,造成边区物资奇缺、物 价暴涨,法币通过黑市大肆侵入边区。

为抑制通胀、稳定金融秩序,边区采取了多项措施: 一是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边区财经工作,加大 对生产和贸易扶持力度;二是利用发展生产所得物资,在 一定范围实行实物配给制,减少开支,降低边币增发压力; 三是支持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采用随行就市利率,引导 闲散资金转入生产领域。这些应对措施产生了积极作用, 边币本地购买力逐渐走强,边区金融市场稳定下来,物价

抓住漏洞,扩大贸易。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虽 然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屯兵50万,修建上万个碉堡,对边 区进行严格经济封锁,但并不能完全断绝贸易往来。国 民党中央文件和上级命令很严,但下级执行不严,商人 可以通过夜间偷越封锁线、贿买其税务缉私人员等方 式,设法将商品运进边区。1940年7月,延安兵工厂造 子弹急需到外地采购铅锡和氯化钾。边区政府委托延 安商会的四户商人到西安购买这些军用物资。他们到 西安后,首先购买几十篓酱菜,之后将买到的铅锡和氯 化钾装到酱菜篓底下往回运。沿途经过国民党五道关 卡,但因给了工作人员好处,一一顺利通过。如此往返 三趟,共运回一万多斤铅锡和氯化钾,顺利解决了延安 兵工厂急需的子弹原料。

由于在国统区购买物资要以法币支付,国民党政 府又停发了八路军薪饷,因此,推动边区货物出口换取 法币,是扩大进口的前提和基础。当时边区最具优势 的出口商品是食盐。边区西北部的三边地区盛产食 盐,且物美价廉,甘肃东部、陕西关中均依赖边区食 盐。国民党政府曾想用青海盐取代边区盐,但因路 途遥远,成本又高,以至连封锁部队食盐都无法保 障。在此情况下,不管国民党如何封锁,边区盐总能 通过各种渠道畅销不衰。1938年边区盐运销量只有 7万驮,1941年猛增到30万驮,食盐出口一度占边区 出口额的90%,食盐税收长期占边区工商税收的 50%以上。以食盐为代表的货物出口,在平衡边区 贸易特别是打破经济封锁、换取紧缺物资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据《吴忠文史资料》第三辑)

石空是中宁县黄河以北地区的一个 镇,是包兰、银平公路必经之地。而石空 渡口,在交通和军事上尤为重要。

1949年9月,秋高气爽,正是青豆养 花、南瓜成熟的季节。听说"红军"要打过 来了,我们这些娃娃们听了很害怕。传说 "红军"是红脸红发红胡子,能飞檐走壁, 刀枪不入。那些日子,人心惶惶,年轻的 早已躲得不见踪影。马匪兵来来往往,行 色匆匆。他们加固了石空西侧通往渡口 的田家营子桥头和石空堡南侧赵家庄的 两座土碉堡,还挖了不少半人深的战壕。

一天,马匪的兵一批一批从黄河南面 经渡口撤过来,渡口上一条破船、十几副 排子(羊皮筏子)忙坏了,不停地渡这些官 兵。我家离渡口近,母亲做了些凉面,让 我跟上到渡口去卖。吃凉面的官兵多,给 钱的少,有的不但不给钱,还吹胡子瞪眼, 满嘴不干不净的。母亲吓得不敢言喘,收 拾了摊子拉上我就回家。

那些当兵的一过河,就三五成群,走 大路的、抄小路的,见啥拿啥,所到之处, 鸡飞狗跳,我家墙后半亩南瓜也遭了殃,

忆石空解放

几天后大兵过完,大南瓜所剩无几。当官 的则雇了当地老乡的毛驴,把贵重东西驮 着撤离;有的将不便拿走的毡毯一类的东 西,暂寄老百姓家,慌忙逃走;还有的干脆 换上老百姓的便衣,只身溜走。

9月14日,中宁县城解放。那天早 晨我到石空老街去,看到几十号马匪兵 正在张国栋的大院内吃粘饭,大铁锅放 在院中。忽然一个当兵的从外面慌慌张 张地跑进来,不知对戴大盖帽的嘀咕了 些什么。就见那些正在吃饭的士兵,吓 得撂下碗把大锅朝地上一扣,拿上枪,一 溜烟跑得不见踪影。那几天,河滩上、洼 子里、大路上都有被丢弃的炒面袋子和

9月17日天刚亮,父亲背上我到石 空桥头的老家去,只见家家门上锁,一个 人也没碰见。石空老街也空无一人,听

说"红军"打过来了,人都跑光了。能跑 动的,天麻麻亮就已跑到北山藏身去了, 跑不动的则躲在石空老城墙根下或苇子 湖里。转了一圈,父亲又把我背回河边 林场滩老屋。父亲说:"哪里也别藏了, 听天由命吧。"那天,听不见狗叫鸡鸣,特 别静。大概九点多的时候,忽然从黄河 南岸打过来三发炮弹,第一炮打中田营 桥头碉堡,只见冒了一股黑烟,第二炮击 中赵家庄西侧碉堡,第三炮则朝村庄方 向的北山打去。当时我躲在屋旁杏树 下,看得非常清楚。每一次炮声过后,震 得大地颤动,洼子里的青豆枝叶呼刷刷 一阵抖动。炮轰后约半个时辰,就看见 有两个解放军战士,骑着马举着红旗从 渡口处直奔石空堡,还有不少战士尾随 他们之后跑着。就这样在马匪兵逃走后 的第三天,解放军只放了三炮就解放了

又过了几天(9月22日),解放大军从 河南过来,几条木船、几十副排子不停摆 渡。大批大批的部队整齐有序地沿着公路 向东开去,有车有炮,或停或行,全凭军号 指挥,十分壮观。部队有时在路边安营扎 寨,埋锅做饭,派战士到附近的村庄买菜。 有几次战士到我家买南瓜,态度和蔼,分文 不少。夜晚战士们则在大路宿营,对老百 姓秋毫无犯。大军足足过了八九天。

记得大军行进中的一天早晨,我在 枣堡渠飞槽头上放驴,一个年轻战士牵 着一匹枣红色高头大马走到我跟前,和 气地问:"小兄弟,你家有割草的镰刀没 有?"我说有,领他到我家,拿出仅有的两 把旧镰刀。他随手拿了一把,并将怀里 的一把旧菜刀递到我手里说:"小兄弟, 对不起,我们换着用行吗?"我点头说 行。就这样我收下了那把又厚又重的旧 菜刀。这把菜刀我一直用了好多年。这 件换刀的事虽小,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象。

(据《学习时报》)